



当中秋遇上国庆

□ 杨文力

中秋的月亮是踩着暮色来的,顺着旗杆慢慢往上爬,等爬到杆顶时,恰好与飘扬的国旗碰在了一起。月光是清冷的白,国旗是热腾腾的红,两种颜色在夜里缠绵绕绕,织成一张柔软的网。网里兜着什么呢?是楼下窗子里漏出的暖黄灯光,是远处广场上此起彼伏的笑声,是千万个家里飘出的饭菜香,把整个华夏大地的欢腾都兜得严严实实。

当传统的中秋佳节遇上国庆长假,就像手里攥着的硬币,少了哪一面,都算不上真正的圆满。国旗的红是刻在中国人心里底色。街角的灯笼一串接着一串,连起来像条通红的长龙。商铺门口的五星红旗也跟着热闹,猎猎地响,像是在跟路人打招呼。晨练的老人胳膊上挎着小国旗,走一步晃一下,步子都比平时轻快;孩子们把小红旗贴纸往脸上一贴,蹦蹦跳跳地跑,那贴纸就跟

着动,像朵会跑的小红花。天刚蒙蒙亮,广场上的升旗号角就划破了晨雾。人们都安安静静地站着,眼睛盯着那面红旗。等朝阳慢慢爬上来,国旗也跟着一点升高,红与金缠在一起的瞬间,人群里的掌声和欢呼突然就炸开了,惊得枝头的麻雀扑棱棱地飞。原来爱国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大道理,是看见红旗时眼里突然亮起来的光,是听见国歌时心头涌上来的热,是每个普通人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爱恋。

月饼的香甜,是家藏着的小秘密。厨房的案板上,我母亲把月饼切成月牙状,递到孩子手里:“吃了月饼,咱们日子就团团圆圆的。”窗外的桂花香偷偷溜进来,混着锅里炖肉的香,连空气都变得甜丝丝的,吸一口气都像含了块糖。电话铃响起来,是我外婆的,“今年国庆节回不去啦,给你和外婆寄了两盒月饼。”一句平常的话,忽然让我觉得比手里的

月饼还甜。原来团圆从来不是非要挤在一起吃顿饭,只要心贴在一起,哪怕隔着千万里,也就像坐在身边一样近。

天黑了,月光和灯光也和好了。阳台上,我母亲早把祭月的瓜果摆好了,红的苹果、石榴、黄的香蕉,衬着月光格外好看。她抬头望着月亮,嘴里轻轻念叨着“团团圆圆,平安吉祥”。小区的广场上有人举着国旗,你一句我一句地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声音里满是激昂,连风都跟着晃。这两种情绪像是在晚风中缠成了一个结,解开来看,一头是家里灶台上的烟火气,一头是天安门楼上亮着的华灯;一头是母亲手里缝补衣服的针线,一头是边疆战士手里握着的钢枪。原来家和国从来不是分开的两个词,家是最小的国,国是千万个家,就像月饼的酥皮裹着馅,国的安稳里,藏着每个家里的甜。

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,给每辆快递车都

插了面小国旗,一边插一边笑:“国庆了,让包裹也沾沾喜气。”街角卖糖画师傅手里的勺子转了转,就画出“家国同庆”四个字,晶莹剔透的糖裹着光。这些瞬间,像散在街角的星星,一颗两颗不显眼,可聚在一起,就成了照亮夜空的银河。原来庆典从不刻意布置,普通人的欢喜,就是最好的颂歌。

这日子,不用多说什么豪言壮语。看见国旗时停下脚步敬个礼,是对国家的赤诚;给坐在身边的家人递块月饼,是对家的心意。当月光 and 红旗在天上肩并肩的时候,心里突然就懂了:所谓盛世,不过是月亮常圆,亲人常聚,国家常安;所谓幸福,不过是手里有块月饼,身边有想见的人,眼里有看得见的光。

今夜我们举起杯,敬红旗下的昌盛,月光里的团圆。敬这人间的烟火气刚好和万里山河撞了个满怀。

诗与远方

我走向一棵栎树

□ 罗秋红

中秋这天,我避开人群,走向一棵栎树。它眉宇间的花语,结出我所喜爱的《秋日私语》。昂首挺胸的私语,迷恋《我与地坛》。乐意在“悬崖的边缘坐下来”(史铁生语)调试一盏心灯,然后倾听铃铛之声和一首《爱你爱你》。

此刻,灵动的音符,裹紧秋天金黄的喲喲声。而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眉间,也长出菩提枝干触碰的花香唇齿。而斑驳的树影也有了倾斜的重量。也为我冥想纵横桂花月饼的香气。

此刻,云端一只鸟,也应情景:把“萌果潮音”,嵌入星辰的掌纹。把炊烟的絮语也缝进与之匹配的岁月鞭痕。

把乡愁挂在诗歌上

□ 侯继福

身在异乡
不能贴近故乡的胸膛
隔着屏幕
用方言和眼睛摩挲故乡
忙了一秋的母亲
面色黝黑 手掌皴裂
真恨自己 不能把她的疲惫
扛到我的肩膀

中秋之夜
手捧母亲寄来的月饼
一枚枚浑圆的母爱濡湿了眼眶
举头仰望高挂的银盘
那不是唐朝的月亮
是挂在诗歌里的乡愁

栎树花

□ 罗鑫

香气撑开花瓣
将行道绣成金边
明亮的黄,直抵夏的心脏

车轮搅动的风里
碎片在夹缝中
发出一声没黄轻叹

芬芳的魂魄
穿过雨丝
一起涌入体内
秋意在沉憩的肩头
轻轻抖了一下

晒秋

□ 周光林

由北南移的太阳
擅长绘画
当乡下的屋顶摆满
大大小小的簸箕
晾晒的红辣椒 黄玉米 绿豆子
就拼成了大地的调色板
阿公阿婆不时登上梯子
抚慰孩子一般轻轻翻动
辣椒 玉米与绿豆
任阳光吸透这辽阔的斑斓
风从高处吹来
在簸箕间穿越
阳光力透半空的金色里
弥漫五谷的香甜
于是三三两两的麻雀灵动起来
在屋顶腾挪跳跃
偷吃玉米粒和绿豆子
临近收笔,阳光还用晚霞
为房屋染上一抹绯红
仿佛给丰收的图画镶了边

小区里的中国红

□ 翟长付

的石榴籽一个色。物业门口更热闹,除了那面比芒果树还高的大红旗,公告栏里贴了张红纸,毛笔字写着“国庆文娱晚会征集节目”。旁边围了几个老太太,正嘀嘀咕咕商量着要报个广场舞,你一言我一语,说要跳那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保安老李的手机放着音乐声,他听着早间新闻里的天安门升旗,跟着哼《歌唱祖国》,跑调跑得厉害,却时不时抬头瞅瞅公告栏,脚底下还跟着节奏颠两下,胸前的红色保安岗牌跟着晃。

小区娱乐场上围了几拨人,鬼步舞队的丫丫正举着件大红色的运动服给姐妹们看,“订制的统一着装,就这礼拜到,保证跳起来比灯笼还亮!”她嗓门亮,笑声脆,惊得石桌

旁边童车里的娃儿“呲呀”叫了两声,小胳膊还跟着挥了挥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手里的红衣裳。另一边,太极拳队的富叔蹲在石凳旁,手里捧着件深蓝色的练功服,胸前绣的小国旗被阳光照得耀眼。“都把去年那身翻出来!”他对围着过来的老伙计们喊,“洗干净,熨平整,国旗的边儿都得挺括括的,这红得鲜亮才行,记得脖子上都要挂上那条大红围巾,别给咱太极拳队丢脸。”有人笑着打趣他“老讲究”,他却板着脸拍拍衣服:“这是正经事。”

傍晚带外孙女下楼玩,小姑娘被小区里的红吸引住了,眼睛直盯着路灯杆上的灯笼,三楼的陈奶妈坐在单元门口的长椅子

血脉里的号角

□ 襄晗

动魄的碰撞。你们清楚,前方是装备精良的强敌,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,是实力悬殊的对抗。但你们更清楚,身后就是祖国,是万千刚刚升起炊烟的屋檐,是田埂上期盼丰收的乡亲。于是,“保家卫国”不再是一句口号,而是融进每一次冲锋的脚步,铸入每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。

松骨峰、长津湖、上甘岭……这些地名,至今读来,仍字字千钧,带着硝烟与钢铁的气息。我无法想象,那是怎样的英勇——是黄继光扑向枪眼时那决绝的一跃,用胸膛堵住喷吐的火舌;是邱少云在烈火中岿然不动,以生命的沉默守护战友的安危。这“不怕牺牲”,并非轻蔑生命,而是对更多生命的至高敬畏。你们以自我的陨灭,换取山河无恙、同胞安宁。这精神,比钢铁更坚硬,比信仰更恒久。

硝烟早已散尽,枪炮化为历史的回音。但你们留下的精神印记,在未被时光磨平。它沉淀在我们民族的骨血里,成为

他乡明月照归心

□ 唐征祥

词来,仿佛回到了家乡,重回到文友们的身旁。

仰望空中的皎月,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。有时我故意穿梭出去,躲开林荫让月光洒满脸庞。小叶榕宽阔的树冠被月色染淡,氤氲中浮现白色的雾霭。一些暗淡的根须拖起长长的尾巴蠢蠢欲动,似乎在想爬出树冠的笼罩,跃入河中与那月影畅游嬉戏。

天空的月亮,开始笔直地俯视我,我也不得不把头仰得更高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,今夜月儿虽然皎洁,但我还是看到了它的亏缺。

好久没有这么仰视了,低回头来不免触景生情。中秋诵诗会,文友们是盼望我回去的,我也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,飘然飞回他们之中。月饼、清茶,还有明媚的微笑。那是充满爱怜的脸庞呈现出的微笑,在远离尘嚣的地方,在清秋时节的夜晚,在开满野菊花的小山坡,我们必然会欣喜若狂,必然会高声朗诵,必然会狼吞虎咽,必然会依依不舍不肯回家,比广场舞大妈的情绪还要高昂十倍。人到山前便成仙,得此金句的是年过七十的华新全先生。本想称他老先生,可是这个圈子里,再却没有老

一种基因:是父亲在异国密林中坚守坑道的无怨无悔,是儿子在维港之畔持枪屹立的神圣庄严,也是我在武装部里将一个青年送入部队时,心中那份郑重的托付。这精神,是灾难来临时的逆行身影,是边防哨所里永不疲倦的眼睛,是每一个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执着。

最可爱的人啊!请接受一个普通后辈最深的敬意与缅怀。你们的名字,或许已刻入石碑,散入尘烟,但功绩永镌共和国的年轮,与山河同在。今日中国,已知你们所愿,走向繁荣富强。而我们,深知这盛世的根基,源自你们当年的牺牲。

你看,窗外的梧桐又添新绿,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如铃。这寻常的烟火人间,这安宁的岁月静好,便是对你们最好的告慰。我们将带着你们的精神烙印,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,奋勇向前。你们听,那前进的号角,依然嘹亮,正由我们、由子孙后代,接续吹响,直至未来的每一个黎明。

少之分,大家的情绪相互感染,就好像一座森林,四季的景色是那样和谐,那样地葱茏!只可惜,过去很容易做到的事情,今夜却成了梦境!

而此时此刻,面对一座座摩天大楼,我的内心又开始惶惑起来。楼梯一坎接一坎,坎坎有高低;夜景五彩斑斓,夜场纸醉金迷,人群却个个绷着脸,人人防着眼前身后。长安兵马俑阵仗衬托着目前动静,令我忧心忡忡,总担心会有什么大事发生!

月亮躲进了乌云里。在故乡的高声朗诵中,乌云恐怕是遮挡不住月亮的清辉的。那么,此刻我在异乡见到的月,跟远远故乡皎洁的月会是同一个月吗?

浓云忽掩冰轮,却遮不住记忆里的清辉。若教眼底无愁,自信人生三百年,不禁哑然痴梦。为着所谓晚年体面而离乡背井,不料又陷入互俗的困局。若说此时暂寄的都市是歧路,可那林间小径又还认得旧踪踪迹。若说独处能臻至境,为何总想见高朋满座的春草香?

月移中天,格须在地上织就银色蛛网。恍惚听得杜子美吟哦道: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急回首,唯见自己的影子在路砖上碎成了秋叶!

与岁月和解

□ 郭凤祥

“月到中秋分外明”,举头望月,把酒临风,别样滋味在心头翻涌。玻璃杯中琥珀色的米酒晃出细碎的光,与天上圆月遥相呼应。

淼渺苍穹上,圆月如白玉盘、似银盘,既近若咫尺又远在天涯。我曾无数次凝望它——儿时趴在姥姥膝头,少年时倚着老槐树,如今坐在阳台藤椅上,竟真如姥姥所说,望见月轮上有古树,树下老婆婆缝衣,身边围着像幼时的我般倾听故事的孩童。

晚风携桂香钻窗,掀动桌角旧报纸——那是上周带小外孙捡的,上面有他画的歪扭月亮。老槐树影在墙面轻晃,姥姥的声音随即飘来,带着蒲扇扇出的槐花香与剥花生的烟火气:“乖娃,姥姥讲猴子捞月亮的故事。”

那时的中秋夜,院里竹桌摆着搪瓷盘,盛着煮花生与五仁月饼。我蹲在姥姥怀里,她摇着蒲扇讲:“小猴子见井里有月亮,喊‘月亮掉井里啦!’老猴子倒挂树枝,拉着一串猴子垂到井里,小猴一摸,月亮碎了。老猴子抬头笑:‘蠢东西,月亮在天上呢!’”我总拽着她袖子追问,她眼角皱纹便挤成菊花。

如今已过天命之年,睡前小外孙抱着玩具车缠我:“姥爷,讲月亮的故事!”

我想起那故事,却忘了开头。“姥爷忘啦?月亮在天上呀!”他的语气神情,和当年的我一模一样。心口一紧——姥姥曾顺着我额发轻滑的手带着茧茧,如今我摸外孙的头,指节已粗,记忆也生了锈,才惊觉童年是遥远梦境。

岁月不居,桌上台历换了又换,老槐树添了年轮。于老者而言,焦虑从非孤单贫穷,而是看时光催老:手从细嫩到粗糙,记忆从清晰到模糊。月光依旧清亮,只是手边多了外孙的玩具车,月饼从五仁换成他爱的流心馅,咬开时烫得他龇牙却眯了眼。

我东拼西凑讲着故事,小外孙听到猴子捞月,笑得在床铺上打滚。望着他的笑脸,我忽然想起当年的自己,姥姥的目光定也这般温柔。原来有些东西从未消失。

“慢品人间烟火色,闲观万事岁月长”,苏轼落笔时许是望着这殷圆月。年轻时不懂他的通透,如今才知:“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”藏着与岁月和解的智慧。